

“四只耳朵”的音乐家

□ 陆令寿

聂耳故居，在昆明市五华区甬道街。一个天才音乐家的故居，却没有我想象中的飞檐翘角、高楼阔屋，更没有庭院深深、曲径通幽，而只是一座商用的二层小楼。

眼前的甬道街，原来是清代云贵总督衙门前大照壁以南一条狭窄的通道。光绪年间，甬道东西两面修建了重檐土木结构的二层楼房，故而形成街道，取名为甬道街。聂耳的父亲是个中医，叫聂鸿仪。他带着妻子彭寂宽和孩子来到昆明，租下了甬道街的一间屋子，在楼下的铺面开了一家小医馆，取名为“成春堂”。那时，聂耳还没出生。

成春堂的小楼说是两层，其实只有一层半，第二层只是个小小小的阁楼。到阁楼上的楼梯是木质的，很窄，只容一人通过。楼梯对面的墙上挂着一幅照片，是聂耳的父亲抱着小聂耳。父亲咧着嘴笑着，笑得很甜。胖嘟嘟的聂耳在父亲怀里，带着几分羞涩看着镜头。那是聂耳最幸福的时光。聂耳四岁时，父亲就永远离开了他。聂耳后来在日记里回忆，父亲走的时候什么也没留下，连几角钱都没有，全靠妈妈一人经营成春堂药材铺，支撑着一个拮据困窘的家，养活他们兄弟姐妹六人。

我小心翼翼地上了阁楼，屏住呼吸，凝神聚心。在这里，似乎可以听到小聂耳穿越时空的琅琅读书声，由阁楼飞向旷亮高远的天空。

在这小小的阁楼上，聂耳接受了来自母亲的启蒙教育。母亲是傣族人，通过自学，初通医术和音乐。她给小聂耳讲故事的方式很奇特，不是平铺直叙，而是先唱后讲，手里拿着一本木刻小唱本，先用当地民调“全

十字”或“扬琴调”把故事唱给小聂耳听，唱完了再讲，小聂耳听得如痴如醉。就这样，母亲在他幼小的心灵里，播下了音乐金色的种子。聪明的小聂耳，把当地流传的“洞经调”“扬琴调”“花灯调”等民间乐曲哼唱得有板有眼，远远超出了一般孩子。他经常从楼上跑到楼下，戴着妈妈缝制的虎头帽，晃着脑袋唱《三字经》和当地的童谣：“人之初，性本善……”“矮板凳，上鸡台，我的姑爷不成材……”逗得前来买药的顾客哈哈大笑。

聂耳故居，最有趣的是“四只耳朵”的记忆。聂耳原名叫聂守信。后来，因为他的耳朵特别灵敏，听过的音乐很快就记住了，从一个耳朵里面进来，就会从自己的嘴巴唱出来、笔下写出来，他有了一个绰号，叫“四只耳朵”。再后来，他干脆把名字改成了聂耳（“聂”繁体为“聶”），成了名副其实的“四只耳朵”。

小楼里回响着浪漫主义音乐诗人舒曼的《梦幻曲》，这是聂耳离家前的那个晚上演奏的曲子。有了音乐，这栋小楼便有了灵性。这里留下的音乐之声，来自遥远的天堂，多少年过去了，依然是那样的鲜活、激越、深邃、博大和动听。悬挂在厅堂的那张黑白半身照，聂耳身着西装，剃着20世纪30年代时髦的分头，气宇轩昂，目光如炬，两道浓眉微微向上扬着，下颚低垂做沉思状，那双闪烁着智慧光芒的眼睛，在霞光和阳光里穿越。他的形象镌刻在昆明这座四季春城，镌刻在风起云涌的中华大地。

聂耳在这个世界上，只走过了23个春秋。但他短短的一生中，却写下了37首名垂青史的歌曲。不管那个时代多远，聂耳的歌都会把它召唤到

耳畔。记得还在青涩的中学时代，我就和同学们一起合唱《毕业歌》《大路歌》等。当时唱这些革命历史歌曲的时候，我还是一名懵懂的少年，但已经感受到中华民族苦难年代歌曲的力量。

聂耳故居有一面七八平方米的墙，贴着聂耳生前的照片。还有一张图片，把聂耳创作的37首歌曲分为五个章节，有《逃亡曲》《码头工人》《打桩歌》《卖报歌》《铁蹄下的歌女》，大部分反映了底层劳动人民的心声和呐喊。如果不放下架子，与工人、农民、学生、士兵广交朋友，倾听和揣摩他们生命挣扎的心曲，聂耳就不会创作出那些历久弥新、鼓舞人心的歌曲。“我要为这苦难的中国疾呼，我要为这卑微的民众疾呼。”这是聂耳立下的铮铮誓言。在国家民族危难之际，聂耳和他的战友们振臂一呼，唤醒麻木的民众团结一心，救中华于水火之中。他的歌里有奔驰的生灵，有生命的翔舞，有脉搏的跳动，诠释着劳动者的伟大和不朽。他的作品既属于他个人，更属于劳苦大众。他创作的音乐比任何天才的作品都更为亲切动人，更有感染力，因为他的作品中注入了他自己的灵魂，那灵魂像一团火焰在燃烧，耀眼的光华超越了时空，把层层黑暗照亮。

在聂耳创作的歌曲中，最雄壮、最有震撼力和感召力的当属《义勇军进行曲》。这首歌是聂耳与他入党介绍人田汉合作的。田汉在被反动当局逮捕之前，急急在一张香烟纸上写下了这首歌词，夹在电影剧本《风云儿女》之中。聂耳看到后如获至宝，主动请缨，为电影主题歌作曲。谁会

想到，这首在暴风雨中诞生的《义勇军进行曲》，历经岁月的淬炼，会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。这首歌一经问世，犹如进军的号角、战斗的锣鼓，激励中华儿女万众一心，用血肉筑成新的长城，为保家卫国进行殊死搏斗。

1935年7月17日，这是一个让全体中国人痛心疾首的日子。在日本神奈川县藤泽市鹤沼海滨，汹涌的海浪吞噬了一个年轻而蓬勃的生命。聂耳之死一直是个谜，当时从日本传回国内的消息是，聂耳游泳时溺水身亡。当时同在日本旅居的郭沫若痛彻心扉地写了一首悼亡诗：

大家都爱你的新声，大众正赖你去唤醒，
海神你如何不淑？为我辈夺去了新人……

行走在聂耳故居，靠近和仰望这位音乐大师，我不禁屏住了呼吸。

在短暂的一生中，聂耳参加过多种音乐团体，还当过兵。他的作品既来自生活，又远远高于生活。他的歌曲是历史与现实的交融，远古与未来的绝唱，悲烈与哀怨的低吟，潇洒与毅然张弛，天地与自然的交响。

聂耳故居的堂屋右侧有一面木板墙，展贴着名人的题词。胡乔木这样评价：“聂耳同志留下的歌声永远鼓舞着人民前进！”艾青说：“你的歌声唤醒了一个民族起来抗争。”在众多题词中，贺敬之的题词更有诗意和感染力：

无产阶级音乐的前驱不朽，中国
人民大众的歌手永生。你的歌，是
唤醒民族的号角。你的歌，筑成人民
心的长城。中华腾飞，永远需要
聂耳——永远需要，这样的热血，这样
的心灵，这样的步伐，这样的歌声！

道姑娘们在唱什么，但从她们的舞姿和表情上看，也许是在憧憬灿若杏花的爱。她们忘却了歌舞，一副超然物外的样子。何谓千娇百媚？何谓风情万种？这就是。

与北京西山偏白色的杏花不同，塔莎古道的杏花白中透粉，像塔吉克族姑娘脸上的那一抹红晕。当古杏树的枝丫伸向高大的山体时，在褐色岩石的衬托下，那种粉红愈发鲜明。刚刚与阴柔的相遇，竟然如此完美。杏花开在寻常杏树上，或疏或密，也许使人想到杏子的收成，但开在伟岸的古杏树上，却使人想到隐士的田园，就是古画上才有的那种地方。我的意思是，塔莎古道边那些被称作“葱岭吉祥树”的杏树，氤氲着一种神秘的古意。如果你把镜头对准高处粗大的枝丫，粉红色的杏花在枝丫间凌乱地开着，那么，你的取景框里简直古意盎然。

我在北京的果园里看杏花，俯视或平视即可，因为那些杏树矮矮胖胖，伸胳膊伸腿，个子却不高。这是人为干预的结果，目的是摘果方便。而“葱岭吉祥树”却没人干预，你站在树下看杏花，不得不仰视。这么高的杏树，怎么摘杏呢？不知道沉醉于歌舞的塔吉克族姑娘，是否考虑过这个问题。

建房和做家具等生活刚需。清香远溢的特质，更使香樟留香大自然，成为林中仙葩。香樟全身可提取芳香浓郁的樟油，尤以根部油分最重，可供医药及香料工业之用。记得儿时，几人心合约的香樟树被伐倒，人们挖地三尺刨出根来，砍成小小碎片，用蒸馏法提取油料。我们小孩常去现场看个稀奇，闻着缕缕扑鼻清香，喜爱不已。

播绿洒翠，留香世间。前人在“海天佛国”遍植香樟，考量大抵就在于此。在普陀山放眼见樟、闻香识樟之余，遐想明代以来的东南历史，我深深感念普陀香樟以不屈脊梁横眉冷对邪恶暴虐的顽强精神。明朝时，它们见证了倭寇鱼肉岛民、僧侣毁寺的罪恶行径。抗日战争时期，它们又见证了日军封海锁港、在岛上为所欲为的铁蹄蹂躏。数百年来，它们更见证了面对邪恶暴虐，当地人民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。它们其实就是纵横驰骋、同仇敌忾、血洒疆场的英雄儿女的身。

有人这样说：“一樟一景。古樟守护着普陀山的一方水土。它们是普陀山历史的见证者，亦是娓娓道来的讲述者。”窃以为，这其实是对普陀香樟入木三分的总结和褒奖。

葱岭吉祥树

□ 岳强

向几株粗壮高大的古杏树。不远处是杏花掩映的村舍，一匹白马从那里款款而来，马背上坐着一个威武的塔吉克族壮汉。走到繁花满枝的古杏树下后，白马停住了脚步，马背上的壮汉神情庄重地打量着从大巴车上下来的游客，仿佛传奇影片里的一个场景。我曾在杂志上看到过一句话——只有到了帕米尔高原，才能真正领悟杏花的风韵。当时疑惑不解，现在懂了。那样的山，那样的人，那样的古树繁花，乃是帕米尔高原独有的意象。与这种意象相比，“沾衣欲湿杏花雨”轻了，“深巷明朝卖杏花”淡了。

我向导游询问村庄的名称，她笑答，杏花村。这个杏花村与牧童无关，与汾酒也无关，只与歌舞有关。塔吉克族同胞离不开歌舞，何况是在杏花烂漫的时节。刚下大巴车，我就看到几个一袭红裙的姑娘在古道边的杏林里载歌载舞。她们脚下经年的枯草已被踩碎，地面看上去很柔软。而另一边的杏林里，返青的麦苗与枝头的杏花相映成趣。我不懂塔吉克语，不知

还有那些形形色色的珍稀灌木，以矮小的姿态绽放着生命的绿意……当然，还有香樟，它们以顶天立地的形象，昭示着生命的蓬勃。

行于普济寺前街，重重樟影以百年时光惊诧这一方佛门净土，让人心生震撼与敬仰。但见一株株香樟像一名名士兵威武其身，空中枝叶交错，阳光透过密密匝匝的树叶洒下点点光影，斑驳而迷离，一股温馨恬静弥漫开来。前人栽树，后人乘凉。据说这片樟树林是民国时期的僧人们种下的。

普慧庵前的千年古樟，诠释了“好大一棵树”的内涵。历经千载风雨，它扬枝拂门，满身青苔，藤蔓缠绕，安然无语对苍茫。站在古樟下，抚摸皱褶的树皮，似与一位千年智者对话，心中油然升起关于古老、厚重生命的感慨和敬畏。据说著名文学家朱自清曾和亲眷们在此留影，惹得后人“邯郸学步”，生生将这一棵古樟树催生成“网红古迹”。

樟树主要分布于长江以南，尤以福建、浙江、江西、湖南、四川等地生长广泛。樟树堪称平凡而可贵的生命存在。它高大常绿，是上乘景观林木，常被用作绿化观赏的重要树种。其材质结实细密，高频亮相于造船、

春天的拾贝湖

□ 尚长文

春天，广东韶关的拾贝湖是静谧的。我爱拾贝湖，顶喜欢的就是它的静谧。

清晨，芙蓉山还在沉睡，远处的一声鸟鸣在岭上响起。紧接着，近处的鸟仿佛被唤醒了一样，开始发出此起彼伏的鸣叫。鸟儿们的声音也是多样的，有的是“啾啾”的鸣叫，有的则是“唧唧”的吱声。清脆的鸟鸣，让芙蓉山显得更清静，更空旷。

春天的风开始动了起来。不知道风来自哪里，或许是从芙蓉山的山顶席卷而来的，也可能是从山垭里涌动过来的。

早上的风是清凉的，宜人的，像山里的泉，也像这拾贝湖里晶莹透明的水，让人感到清爽。

与太湖、洞庭湖等浩瀚的湖泊相比，拾贝湖显然是轻量级的，典型的小家碧玉。

却丝毫不影响拾贝湖之美。毕竟，世有高山，就必定有深谷；有大江大河，自然会有小河小溪。

高山有其峻，深谷也有其幽；大江大河浩浩荡荡，固然令人震撼，小河潺潺，小溪沥沥，也一样各有其美。

从这意义上讲，拾贝湖的存在便是注定的，合理的。

芙蓉山，需要拾贝湖。有了拾贝湖，芙蓉山才更生动，更翠绿，更亮眼。同样，有了拾贝湖，偌大的韶关也显得更明净，更深邃，更辽阔。

于韶关来说，拾贝湖是一盆水。它在众山的怀抱里，静静地等待，等待着一个有缘人的到来。

渐渐地，太阳开始升高，开始爬坡。拾贝湖迎来了一个走向它的人。驶过长路，越过山坡，有那么一个人来了。那人静立在湖边，看微波掀

起，看细浪涌动。看得久了，或许就明白了，一座小湖虽不能泛起波涛，也不能鼓动风云，却同样可以不失从容，不失优雅。

湖边，无意识地漫步，可以若有所思，可以明白许多，也可以豁然开朗。置身大自然里，一切皆有可能，一切皆会发生。大自然，往往就是我们的老师。行万里路，读万卷书。许多时候，行万里路，等于读万卷书。

或许，在游览的人群里，有那么一个女子，她也来到拾贝湖边。一个人开心地走在松软的草地上，以恬淡的微笑的表情，看郁郁葱葱的樟树林，看远处露露的帐篷，看近处奔跑的娃娃，看双双散步的情侣，看相互携手缓步而行的年近夫妻……这样看着，无意中便歇去了城市红尘里，因了无休止的奔波而产生的深深疲倦。

多么美好而温暖的生活啊，她感到一阵说不出的轻松。

下午，晚些时候，人们陆续地散了去。

拾贝湖慢慢地静了下来。芙蓉山，也静了下来。

山风掠过，一切又恢复了平常的样子。

正如生活，当喧嚣过后，我们终究得回归寂寞和平淡。

傍晚的拾贝湖，以平静和静谧，为我们再次上了一课。

拾贝湖，据说它最初的名字叫“狮被窝”，现在这个名字是谐音而来的。

所以，拾贝湖里并没有贝壳。

不过，我挺喜欢这个名字。我个人无端猜测，将“狮被窝”改名为“拾贝湖”的这个人，一定是个情商很高的人，有一点诗意，也有一点浪漫。

诗意和浪漫，不必要非得很多，生活里，有那么“一点”就可以了。

春野漫行

□ 钟读花

春野漫行，宜观赏，宜倾听，宜遐思——风雅事也。

风清气和，春阳煦暖。最好，一个人，散漫地，行走于野，无目的，无所求，只是一味地清赏。

春野漫行，第一美好的感觉，就是春风。都说春风骀荡，确实。春风就像一匹欢快的小马，在田野上奔跑、跳跃，充满着激情，洋溢着欢快。这份欢快，给春野带来活泼，带来俊逸，吹面不寒，行走的人，是满心的欢喜。春阳熠熠，地面上的游丝，发着银白的光，是一根根银色的琴弦。风，在上面弹拨。此时，草初绿，花正开，芽已舒。

脚下，青草嫩嫩，鲜碧得不得了。不忍踩踏，却又不能不踏过，脚步留下一溜绿色的印痕，很轻，很浅，很软。绿染鞋袜，是色，又似影，春草的绿，如影随形。禁不住，俯身垂手，采一株小草置于鼻端，轻嗅，轻嗅，沁人心脾。放眼远望，绿泛泛，一簇簇，一片片，一道道，田野上的绿，在浮漾，在流淌，在漫溢。

浮光掠影，满目皆绿，顿觉，心中生机盎然。

赏春花，最好，还是地面上的野花。野花处处，品种多，花色也繁。品种，如苦菜花、荠菜花、婆婆丁花、刺儿菜花……更多的小野花，或许，你根本叫不出它们的名字，它们只是兀自地绽放着、美丽着。花色，红的、黄的、白的、紫的、蓝的，等等。绿色的也有，少。野花的美，在于它有很大的背景，大地是背景，绿草更是背景，开在绿草中的野花，色彩更鲜艳，更明亮。万绿丛中，花开点点、簇簇、片片，星光闪烁春野间。

树上花开，开在远山，开在沟壑，开在田头。远山遥遥，远望之，也只是一片明亮，或者一汪灿烂，色不分明。但如果你行至一块田头，或者一处岭坡，蓦然，发现一株或者几株野桃，正在灿然开放，花色艳丽，灼灼如烧，能不惊艳乎？

行走春野，累了，我喜欢找一处向阳的斜坡，坐一会儿，或者干脆躺一会儿。

晒着太阳，看着远方或者天空，让

自己迷茫一阵。我喜欢这种迷茫，这种迷茫会让我身心俱静，躺在大自然的怀抱中，还有一种稚子般的纯净。

但更多时候，我喜欢静坐倾听。听大地的沉吟，听春风的吹拂，听春鸟的啼鸣。

凝神静听，你会听到大地沉重的喘息，像一个睡醒的人，打着呵欠，伸动胳膊，关节咯咯作响。你会听到昆虫蠕动的声响，爬行的簌簌声，贴地飞行时翅膀轻微的扇动声。春风吹拂着一切，风的声音，一点也不暴躁，它温和、轻柔、多情，它是一款款款的倾诉。小草，在低语；小花儿，在吟唱。鸟鸣声最是明亮。叽叽喳喳叫个不停，一定是麻雀，咕呱呱有一点儿，却也热闹、活泼；嘎啦嘎啦叫着的，是压篮子，举首仰望，你会看到那只叫着的压篮子，正在半空中平直飞行着，不急不躁，歌行并重；“啾啾”一声，一飞冲天，的一定是云雀，那鸟儿虽小，叫声却真是锐利，一声一声，惊人耳鼓，也刺响晴空……

鸟鸣声，是春天里最美的旋律。春天，因一声声鸟鸣，而明净，而晴朗，而响亮。

春日漫行，一定不要错过一条小溪。

不错，是一条潺湲的小溪，而不是一条汤汤的大河。水不大，河岸植高柳。水清，水碧，水草丰茂。一个人，漫步河岸边，看垂柳依依，婆娑，纷披，柔婉得不得了；听黄鹂，低吟浅唱，一声声，尽是柔情，俱是畅意。水流潺潺，流水本身就是一首歌，一首欢快的春之歌。水流之声是天籁之音，能洗耳，更能涤心。

春野漫行，可以无目的，无所求，但不可无所思。

边行边思，汗漫无际，最是一种享受。触景，可生情；倾听，可浮想；“登山则情满于山，观海则意溢于海”，情之所在，心生一份激荡，便是美好。浮想联翩，就是一种解读，对与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有了自己的那份“解读”。而那份“解读”，就是你对春天的独特感受。

春野漫行，散漫即好，畅想，最是快意。

普陀香樟

□ 田二文

一千个人眼中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。去浙江普陀山，每个人都有难忘的风景区，也许是梵音袅袅、钟磬悠扬的座座寺院，也许是“千步沙”上闲庭信步或静享日光浴的美丽倩影，也许是“海风你轻轻地吹，海浪你轻轻地摇”的多情浪漫。对我而言，普陀山吸引我目光、拨动我心弦的，是那几乎随处可见的香樟身影。

登岛前做了一番功课。知道普陀山是我国著名的观音道场，素有“海天佛国”之称，山上大大小小的寺院宛如一只只田螺，伏踞在一座偌大的天成盆景区里；清楚了岛上有千余株这样那样的名木古树，迎着烈烈海风，直面浪涛汹涌；更晓得了岛上百余株古樟树高大挺拔，枝繁叶茂，阅历普陀山演绎“第一人间清静地”的春秋。然而，真到邂逅普陀香樟的时候，它们的古老苍劲，仍然令我心潮澎湃，情难自禁。

徜徉普陀山，相较于游客们热衷出入大小寺院，我更愿与众不同，恬适安静地关注周围的一草一木：以曲为美的罗汉松、呈祥献瑞的红山茶，

